

侠女复仇记



侠女复仇记

(下)

欧阳怀川 上官桂玉

北方文艺出版社

73704

I 24.8

155-12

(黑)新登字第7号

责任编辑：方 卉

封面设计：姜 录

插图：王向群

侠女复仇记

欧阳怀川 上官桂玉

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公浴街10号)

哈尔滨市龙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18 4/16 · 字数 400,000

1991年 7 月第 1 版 1991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9,862

ISBN 7-5317-0550 1/1 · 559

(上下) 定价：8.30元

目 录

第一章	狮山喋血.....	1
第二章	知县惩恶.....	20
第三章	忠良蒙难.....	43
第四章	深山磨刃.....	72
第五章	洞房刀影.....	105
第六章	古刹斗顽.....	130
第七章	灵堂行刺.....	161
第八章	黑店除孽.....	191
第九章	怒劈花贼.....	217
第十章	翠岭恋情.....	242
第十一章	恨满青楼.....	269
第十二章	夜袭蔡府.....	298
第十三章	火烧高宅.....	331
第十四章	身陷囹圄.....	359
第十五章	义劫法场.....	398
第十六章	虎丘论剑.....	428
第十七章	清理山门.....	463

第十八章	奸究伏法.....	494
第十九章	兵临城下.....	526
第二十章	泪洒湖滨.....	560

第十一章 恨满青楼

玉凤抬眼观看，原来是一队官兵，跑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头戴金盔身披金铠甲的将军。这位将军手执一杆亮银枪，骑一匹乌骓马。

玉兰道：“姐姐，看样子他们是奔咱们来的。莫不是刚才的那个胖子引来的官兵？”

玉凤道：“也许这是一伙集聚在山林的喽兵，为首的是他们的头领。咱们得做好迎战的准备。”

包忠看了看，道：“二位妹妹，只管放心，他们不会与咱们为敌。”

转眼之间，那员将便来到了跟前。那员将滚鞍下马，向包忠抱拳施礼道：“包大人，末将郑清来迟了。”

包忠道：“郑将军免礼。快上马吧！”

那个叫郑清的将军道：“大人，一路上可顺利吗？”

“很不顺利。”包忠道，“这江南一带，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民不聊生，匪盗四起。本官几次遇险，幸得路上遇到这二位小姐相救，否则性命休矣。”

郑清向玉凤施礼道：“多谢二位小姐一路上保护包大

人。”

玉凤玉兰还礼道：“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郑清道：“包大人，请在此稍候，我去叫轿子来。”

那郑清说完，飞身上马，又沿原路返回去了。

玉兰道：“包兄，我们就不再远送了，就此告辞，请包兄保重。”

“妹妹保重。”包忠道。

玉兰拨转马头，一拍坐骑，先走了。

玉凤深情地望着包忠，眼睛里含着泪花，只感到咽喉堵塞，好一会儿，才说：“包兄，妹妹不愿离开兄，但又不得不离开兄。兄去无锡秉公办案，严惩奸邪，为民作主，那些奸邪岂肯善罢甘休？兄处境险恶，妹妹实不放心，请兄多加提防。兄一人在外，无亲人照顾，请注意饮食冷暖……”玉凤说着说着眼泪就止不住落了下来。

“为兄都记住了，妹妹放心就是。”包忠道，“妹妹不必伤感，保重身体，你我后会有期。”

“包兄，妹妹此去苏州为国除奸，为民除害，为父母报仇。待诸事完毕之后，妹妹再拿玉镯与兄相会，永不分离。”

“玉凤妹妹，为兄等着你！”包忠坚定地道。

玉凤从头上拔下一根金钗，送给包忠道：“包兄，这根金钗妹妹用了多年，仁兄看到它，就如同看到了妹妹。”

包忠接过金钗，道：“多谢妹妹。”

“包兄保重，妹妹告辞了。”玉凤擦了一把眼角上的泪花，一咬嘴唇，拨马走了。

包忠转身目送玉凤，直至看不见玉凤的身影了，还直呆

呆地站在那里。

好一会儿，玉凤才追上了玉兰。

玉兰笑道：“姐姐，你和包兄这样难舍难分呀，怎么这么长时间？都说了些什么贴心话？能不能告诉妹妹，也好帮姐姐高兴高兴呀！”

“调皮的丫头！”玉凤一边说一边用手帕擦了擦眼睛，她生怕叫妹妹看出她脸上的泪痕。

“哎哟，姐姐，你们刚刚分别，就这么想呀，把眼睛都哭肿了，真丢……”玉兰又打趣地道。

“你不能把嘴闭上呀？调皮的丫头，你再胡说……”玉凤嘴上说着，心里却默认了。包忠的形象又在她的眼前飘动，把她的思绪又带走了。

“姐姐，咱们还是说点正经事吧！”

“噢，这就对了。”

玉兰的话打断了玉凤的思绪，玉凤拍马追上玉兰，道：“妹妹，你要说什么事呀？”

“刚才路上，包兄不是给咱们讲了他半夜见鬼的故事了吗？”

“那不是鬼，是盗墓的贼。”

“那盗墓贼抢走了包兄的黄骠马，可那黄骠马又被两个刺客弄去了，你说，这里是不是有文章？”

“对。”玉凤分析着说，“说不定那个盗墓贼路上遇着了那两个刺客，被刺客杀死了，刺客才夺走了包兄的黄骠马。”

。里雅古故凱呆



“对，很可能是这样。”玉兰点头道。

玉凤思索了一下，说：“妹妹，咱们走通往刘家店的那条路怎样？”

“为什么？那样不是绕远了吗？”

“是绕远，不过，我想可以顺路除掉一个恶霸。”玉凤道。

“你说的是那个开赌场的高善吧？”

“对，就是他！”玉凤道，“刚才路上包兄不是讲了吗？那小子是苏州大贪官高富贵的儿子，五毒俱全，作恶多端，是一条害人虫。”

“对呀，包兄说他把一个叫冯伍的媳妇给抢走了……”

姐俩决定先到“福来居”赌场看看。

当她们来到福来居赌场时，这里除了两个看守赌场的奴仆之外，赌徒们都已走尽了。一个老奴仆告诉她们说：“高善在天没亮时就带着随从去安祥店了。”

玉兰判断说：“姐姐，我看咱们不必往安祥店那方向走了，此刻他们必定在通往苏州的大道上。”

“对。”玉凤道，“他们一定回苏州了。”

“走！”

姐俩打马急行，一心要杀死高善，救冯伍的媳妇回家。

半夜时候，高善和他的几个随从在“福来居”大吃大喝了一顿，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

二管家肖四附在高善的耳旁低语道：“少爷，此刻我料那美人正在安祥店里等候您，您何不去寻个开心呀？”

“啊哈，哈哈……”那高善听了肖四的话后，一阵狂笑，道，“我说肖四呀，你不说，少爷我倒给忘记了，对，少爷我这就去，恩顾恩顾这个小娘子，开开心！”

“少爷有福，有福呀！”一个随从道。

“少爷，今夜正值十五，正是花好月圆，少爷会娘子，好似吕布戏貂蝉，真有诗情画意，好美呀！”另一个随从道。

“对，对，哈哈……”高善笑道，“我说肖四呀，给我备马，走，到安祥店去！”

“奴才遵命！”肖四道，“我这就去给少爷备马，这就去，这就去……”

肖四到院子里备马去了。

不大工夫，高善和他的随即便往安祥店来了。一路上，高善得意洋洋，众随从又吹又捧，不停地向他们的主子讨好。

高善一伙正走着，忽然有一个黑影，从对面拼命地跑来。星光下，手中的刀闪着亮光。

肖四指着黑影道：“少爷，你看，前面有人，象是劫道的。”

“他妈的，吃了豹子胆啦！”高善骂道，“还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把这个小子打死！”

几个随从拔出肋下的刀剑，迎上前去，要动干戈。

肖四喝道：“站住！你是什么人？”

“哎呀，原来是肖管家！”那人道，“是我呀，是我，我是崔平呀！”

“啊，你是崔平？”

“是我，少爷何在？”那个叫崔平的人道，“可不好
了！可不好了！”

“崔平，你从哪里来？出了什么事？那个美人在哪里？”
高善上前道。

“少爷，奴才是崔平。回少爷，出了大事！”崔平道。

高善喝道：“崔平！你少罗唆，到底出了什么事？快
说！”

“回少爷，那美人被人劫走了，咱们的人被杀死了两
个，其余的都被抓走了。”

“啊！是什么强盗干的？”高善气冲冲地问道。

“那强盗头子姓刘，是刘家庄庄主的儿子。那小子很厉
害，会使两把虎头钩。他在路上把我们拦住了……”崔平讲
着出事的经过。

原来事情是这样：崔平和七八个高府的家丁们抬着花轿
来到安祥店时，却不见了店铺，这里已经是一片废墟。于是
他们抬着轿子又往回走。正走着，迎面来了一伙人，拦住了轿
子。这伙人约有十多个，个个手执兵刃。为首的一个身穿粉
红色的花袍子，头戴蓝色相公帽，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公子
哥。他就是刘家庄庄主的独生子，名叫刘美仁。这小子家有
万贯财产，舅舅又在京都当官，可谓有钱有势，养了两个武
术师爷，天天教他刀枪棍棒。每天练完武艺，就寻花问柳。
他早就听说冯伍的媳妇长得漂亮，想霸占为妾，只因他不久
前从汴京妓院弄回一个李香香，两个正打得火热，才暂时没
有动手。

这天晚上，有人跑来给他报信说，冯伍的媳妇叫人用轿抬走了，他这才急了眼，当即带上两个师爷和十几个家丁去劫。

双方一动手，高府的几个人不是对手，两个师爷挥刀砍死了两个高府的家丁，其余的几个都跪倒求饶了。刘美仁揭开轿帘举灯一看，见那娘子满面泪痕，但十分美丽。刘美仁连说：“好！好！好一个漂亮的泪美人！”当即命人抬到刘家庄，要和冯伍的媳妇当夜成亲。

崔平是高善的心腹，当人们进了刘家庄之后，他便乘机逃走，回来给高善报信。逃到这里时才和高善等人相遇。

高善听了怒不可遏，骂道：“姓刘的小子，抓到你一定千刀万剐！”于是，他就带着这几个随从急急忙忙往刘家庄奔来。

高善一伙来到刘家庄时，刘宅上上下下正乱作一团。此刻，刘美仁正披着红带，强拉硬扯地和冯伍的媳妇拜堂，东屋里的李香香又哭又闹，西屋里的二姨太太又骂又嚎，刘美仁倒不时地连声狂笑。二个师爷大吃大喝，调皮的家丁放鞭放炮。

高善一伙人进了院子，众人大吃一惊，哭喊笑骂声都停住了。那高善喝令刘美仁把冯伍的媳妇交出来。刘美仁正要成就美事，岂肯把要进肚的肥肉吐出来，于是两方动起手来，刘宅就成了双方混战的杀场，双方杀到了一处，只见刀光剑影，血肉横飞，乱作一团。那肖四趁机放火，顷刻间熊熊大火在刘宅内燃烧起来。不大工夫，高善带的几个人死的死，伤的伤，倒下了五六个。高善见势不妙，便和肖四偷偷

撒了出去，钻进树丛中，逃往苏州了。

玉凤玉兰正走间，突闻杀声大振，接着又见火光冲天，心中惊疑。这时，只见一个黑影跌跌撞撞迎面而来。

玉凤玉兰把马勒住，从肋下抽出了兵刃。玉凤喝道：“前面是什么人？”

“啊，啊……是我，小姐，快，快救……命啊……”

原来是一个女人的声音。玉兰到跟前看看又问：“你是谁？”

“我是冯伍的媳妇，我被他们抢走了，才，才逃回……来，他，他们要……要追上，来，来了。”

“你不必害怕，快走吧，有人来追，我们给你挡着！”
玉兰道。

“多谢二位小姐，我给二位小姐磕头了。”说完，冯伍的媳妇跪地给玉凤玉兰磕了三个头。

“快起来走吧！这是什么时候了，还讲什么礼节！”玉兰把手一挥道，“你快回家去吧！”

冯伍媳妇又跌跌撞撞地走了。

这时，前头又来了一伙人，这伙人骑着马，有人大喊：“小贱妇站住！站住！快点回来！再不回来，我把你大卸八块！”

“小娘子！快回来呀，刘相公亏待不了你！”

玉凤玉兰听了火往上冲，催马迎上，大声喝道：“你们是什么人？竟敢抢夺良家妇女？”

“哼！你是什么人？竟敢拦挡刘公子？快躲开！不躲

开，耽误了大事，叫你们两个脑袋搬家！”一个家伙威胁道。

“小娘们，你们少管闲事！”另一个帮腔道。

“今天，这个闲事姑奶奶算管定了！”玉兰道，“你们赶快回去，不然，我这口刀可不答应！”

“哎哟，好硬气呀，我倒要见识见识你的刀是什么铁打的！”武术教师爷道。

这时，只见在人群后面的一个公子打扮的人呵呵地奸笑道：“我说杨师爷，咱们不必追那个小娘子了，她跑不了，早晚也是我刘美仁肚子里的肉。我看这两个小妞儿倒还不错，满鲜嫩的，今夜就把她俩个拿住，细细地品尝滋味！”

“好嘞！”

那武术教师爷把大刀一挥喝道：“姑娘，实话跟你们说了，也算你们两个有福气，少爷看上你们啦！你们若知好歹，就乖乖地放下刀剑，跟我们少爷走。”

“不走又当如何？”

“那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别怪我不客气！”

“我道要尝尝这罚酒的味道！”玉兰冷笑道。

“小妞儿，你看刀！”那个教师爷大刀一挥，挂着风声“忽”的一声就劈将下来了。玉兰举柳叶单刀急架相还，二人杀在一处。

刘美仁喝道：“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上！抓活的！”

“少爷，这两个小妞儿一个也跑不了！”众家丁叫喊着，手举刀枪向玉凤奔来。

玉凤挥动手中青龙宝剑，迎上前去，连劈带踢，早打翻

了几个。其余家丁见玉凤武艺高强，全不是对手，便乱叫着四散奔逃了。刘美仁吆喝不住，吓得也跑了。这教师爷见众人死的死，逃的逃，便无心恋战，一走神，那玉兰的柳叶单刀可就到了，“嗖”的一声，那颗长满络腮胡须的人头就飞了。

玉凤和玉兰也不追赶，把刀剑上的血迹擦了擦，还入鞘内，又往前行，直奔苏州而去。

次日下午，玉凤玉兰来到了苏州城西郊，此刻，姐俩已改换装束，换掉了皂衣皂裤，玉凤穿红，装扮成富家公子，玉兰穿青，装扮成公子的亲信随从。姐俩投枫桥客栈住宿。这枫桥客栈位于苏州西郊十里外的枫桥镇的西端，这里住着好多从各地来的旅客。

次日早晨，玉凤玉兰用过早饭之后，便决定到枫桥镇东的寒山寺游览。

其实，玉凤玉兰报仇心切，本无心去游览这座古刹。那么她俩为什么去了呢？原因有二，一是为了祈祷佛祖保佑她们此次行动成功，求神佛相助，除掉蔡鲁这帮贪官污吏，报仇雪恨；二是为了稳定一下情绪，调整心理平衡，并了解一下有关情况，为出击做好准备。

寒山寺是苏州有名的古刹之一，始建于梁天监年间，原名妙利普明塔院。到唐朝时，有一个法号叫寒山的和尚在此寺居住多年。寒山和尚是一个高僧，所以后来这座寺庙就改名为寒山寺，现在寒山寺内还有一尊寒山和尚的石像。

虽说不是庙会日，但是来寒山寺拜佛的人还是不少。寒

山寺建筑宏伟，飞檐重脊，别具风格。院内池水明秀，古木苍劲，风景优美。

玉凤玉兰无心观赏，来到大雄宝殿，焚香拜佛，默默祈祷佛祖保佑，神灵相助，行动顺利，除贼成功。

玉凤玉兰祈祷完毕，便起身出庙。

庙门前，几个服装华丽的公子摇着扇子，边走边谈笑。

一个身穿蓝袍的公子对身边的身穿绿袍的公子道：“哎呀，我说张兄，刚才出庙门上轿的小娘子真是眉清目秀，如出水芙蓉，好标致呀！张兄，你可认得？”

“李兄，那娘子是咱们苏州的第一美人，如今已是名扬四海的绝代佳人。”那个姓张的公子道。

“不知是哪家的娘子？”那个李公子又问道。

“哪一个能娶上这样的女子做媳妇？”那个姓张的公子摇头道，“娶不得，娶不得呀。”

“张兄，这么说一定是府台蔡大人的姨太太啦？”

“不是。”

“那么此人是高将军的姨太太？”

“也不是。”

“是都监梁大人的小妾？”

“不是，不是。”张公子摇头道，“可叹呀，如此绝妙的女子却流落风尘……”

“啊？这么说那娘子是一个妓女？”

“对，她是一个名妓。”

“张兄，这就奇怪了。”那个姓李的公子道，“不瞒张兄，小弟到苏州已有半年之久，什么郁香楼，群芳楼，春艳